

序跋精选

## 人民兵工是这样炼成的

闫海育

这里不是江西官田，不是延安茶坊，不是黄崖洞，也不再是曾经赫赫有名的第33兵工厂。身处和平时代的闹市，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兵工作为一段火热的往事，已经鲜被人们常常忆念，并且时时提起。

李聚珍先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也是兵工文化的传播者。虽然年逾古稀，依然孜孜不倦，一部20余万字的《兵工脊梁》便是明证。“码字”是件苦差事，写不等于说，一个人可以海阔天空、口若悬河，但要把这些口头表述转化为文字表述并非易事。

《兵工脊梁》的故事主体取材于李聚珍先生的父亲李国栋老人的讲述，并辅以大量的走访、考证，或请在世的当事人进行审阅，这同样是一件辛苦活，也反映了作家对考究历史真实的严谨态度。历史不能靠想象来臆造，需要的是真才实学、真功实做。在对口述实录进行文学打磨、让晋西集团兵工历史熠熠生辉的同时，李聚珍先生还放眼晋西集团之外，致力于人民兵工创建历史的整理，让红色基因的流淌更加汹涌澎湃，让兵工脊梁的耸立更加挺拔伟岸。

晋西集团传承的是晋察冀军事工业的血脉，起源于1948年由晋察冀边区工业局第三兵工生产管理处和冀晋兵工生产管理处合并改编组建的华北兵工局第33兵工厂。太原解放后，第33兵工厂奉命从河北平山迁驻太原，与已被华北兵工局接管的原阎锡山西北制造厂合并，仍称第33兵工厂，直至1951年3月更名为743厂。李聚珍先生的父亲李国栋老人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从晋察冀第三兵工生产管理处，到第33兵工厂，再到743厂，并在743厂光荣离休，为人民兵工鞠躬尽瘁，流传佳话，因此也是人民兵工精神的忠诚践行者。全书采用小故事、片断化的叙述方式，依托个人成长经历，真实记录企业发展历程，我在阅读之中常常心生感动。我

所在的企业与晋西集团比邻而居，历史上还曾有过两年时间合二为一的交集。几年前，我也曾为所在企业写过一部反映工厂发展历史的长篇纪实，在刊物选载时，应编辑之邀写了一篇题为《重新发现身边的力量》的创作谈，其中写道：“企业有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虽然也被编纂为厂志，但大多只能作为资料留存，文字枯燥，而且被标以密级，存放于档案室，一般人根本无法触及。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最初创业的那些先辈陆续离厂、离世，没有人再讲述当年的故事与荣耀。一批又一批新员工入厂后，心中渐渐丢失了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崇高感、使命感，也就丢失了对企业的特殊怀恋和异样情感。”《兵工脊梁》成书之前，曾在企业内部报纸连载，出现热读效应，好评如潮，当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文化力量的一种显现。

钩沉历史，追忆前贤，《兵工脊梁》书写的虽然只是人民兵工波澜壮阔历史的冰山一角，反映的却是人民兵工淬炼的整体风貌与精神之源。李聚珍先生约我为该书写一篇小序之时，正值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在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奖名单中，欣喜地见到刘大先的文章《必须保卫历史》，恰好可以引用该文结尾作为此篇的结尾：“历史的进程固然有着回流与曲折，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存在着各种话语的竞争……文学书写之中，无论是历史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游离在有效的历史书写之外，前者舍本逐末，后者泛滥无涯。因而我们必须保卫历史，保卫它的完整性、总体性和目的性，不要让它被历史主义所窄化，也不要被功利主义所虚化。重新恢复那种蕴含着情感、公正、乌托邦指向的‘大义’历史观，文学艺术需要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创造出带有历史责任、社会担当、道德关怀、理想诉求的历史书写，进而复兴过往传统的伟大遗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不知可否？

深度解读

## 拱极门：见证与守望

宿非珍

去年初春的一天，王虎山郑重其事地拜访了“拱极门”。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太原人，随意在街头巷尾一走，就会收获许多散落的寻常往事。当然还有居住在小店的姑、万柏林的姨、尖草坪的婶儿，他们说着所谓片区方言，随便一唠，就是太原故事。

从拱极门回来的路上，王虎山的创作开始了。

《拱极门》（刊发于2025年第二期《都市》）以女大学生龙依晨与墨镜双拐男的奇遇开始。交谈中，“双拐男”了解到淳朴善良的女孩的遭遇和真实想法。同时龙依晨也知道了“双拐男”因两个月前的见义勇为而受伤严重，几近毁容，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他们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

如果说“双拐男”的出现是作者用来拯救龙依晨的设计，那么，小说中的“他”又是谁？全文没有一次正面交代，开放式的结尾，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无穷的信息。

王虎山在《拱极门》创作谈里说：“写作多年，我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当下社会的小人物，作品反映的是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人生命运变化。”他说，我相信《拱极门》的精神内核是温暖而善良的。

女大学生龙依晨的母亲遭遇车祸，失去双腿，父亲绝情离开。“他”默默执着地守护着心底的情感。在一次去晋北参观返回途中，“他”为了保护龙依晨不受马蜂伤害，自己却承受了巨大伤痛。放寒假的一次出游，与运煤车会车时发生意外，在生死面前，“他”果断把方向盘往右打，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却把危险留给自己。表现在“他”身上的种种品质，正是太原人勇于担当、真诚率直、朴实憨厚的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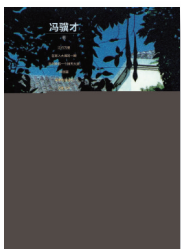
小说中这代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面临着父辈们如何养老的问题。当他们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会选择积极的办法避免这种矛盾的出现。除此之外，年轻人的就业前景，就像在迷雾中摸索。小说中龙依晨捕捉到文旅行业多元化发展趋势，努力传播山西文化，把自己的家乡推向世界，这正是“太原故事”所需要的宣传导向。

那么，“拱极门”仅仅是一座城门符号，还是一个象征？

拱极门位于太原北大街南侧，是明太原府城八座城门中从未更名、至今保存完整的一座城门，是能唤醒太原人记忆的建筑，也是太原市清晰的城市坐标。

王虎山用拱极门作为小说的地理空间架构一篇短篇小说，用文学的形式，来挖掘它能够展现的社会的多重维度和独特意味。比如，“门”除了代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门，它还是突围之门。古人云，静而后能安。古城墙庄重而安静，龙依晨遭遇生活变故会跑到拱极门倾听内心的声音，做出正确的判断或选择；“双拐男”从胜利桥东烧伤医院跑出来，站在拱极门前，“……想想它六百年的历史，经历了多少坎坷的命运和磨难……闭上眼睛啥也不想，心就静了……”

当然，“拱极门”的独特意味，更多地象征着机遇和挑战、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代表着未来的一切可能，以及一种新生活的重启，还有太原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美好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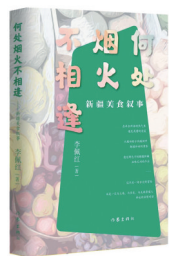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冯骥才 著  
《清流：五大道生活》

在这部新作中，年逾八旬的冯骥才以细腻的笔触追忆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天津五大道的生活往事，他详述家族的往昔点滴、情感故事，个人的求学、谋生、恋爱经历以及亲友往来趣事等，独特的文化韵味与历史内涵如画卷般徐徐展开。这些既是冯骥才个人的成长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字录影。

新书架

这是一部美食与人生的交响曲，书中以饱蘸深情的笔触，描绘了新疆丰富多彩的美食画卷，带领读者走进一个热情奔放的世界。这不仅是一部美食指南，更是一部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关于文化的散文集。它让读者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感受到新疆的独特魅力和人文精神。

新疆美食叙事  
李佩红 著  
作家出版社



## 我的阅读

## 与这个世界缓慢相爱

赵金森

构建。作为贴身管家的塞莱丝特不仅做到了无怨无悔的付出和心有灵犀的服侍，而且在普鲁斯特去世后，封存或蓄养了他生前的诸多秘密。塞莱丝特是勤劳的、朴实的，是善解人意的，也是信守承诺的。

在书中，她说道：“十年的时间，其实并不算长，但因为是普鲁斯特先生，在他家和他一起生活的这十年，对我而言，是一整个生命。”在普鲁斯特身边，十年黑白颠倒“召之即来”的管家生活，使一个乡下姑娘蜕变为当时法

国上流生活的操持者和见证者，也使一个不怎么读书的人变身为一个巨著创作者伸向世界的触角。她懂得了调制精品咖啡，见到了伯爵夫人、纪德、孟德斯鸠等人，并针对普鲁斯特的写作、病情和生活起居等与之交流。普鲁斯特知道塞莱丝特付出了多少，普鲁斯特对她说：“我亲爱的塞莱丝特，让您担惊受怕了，谢谢您为我担心。”

如果有一种爱是那种“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不求回报不会索取的纯爱，或者是那种“他正在做伟大的事，我必

须全力支持”的敬爱，抑或是“他就像个孩子，我必须保护好他”的女性特有的善良的爱，那么塞莱丝特全做到了，她是普鲁斯特的知心朋友、忠粉、生活操持者。

本书初版于普鲁斯特逝世40周年后的1972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她没有借普鲁斯特生前的生活进行“唯我有发言权”似的大肆宣扬炒作，而是在耄耋之年，叙述点滴，分享给热爱普鲁斯特先生的读者们。她在用行动证明，世界上最美的爱是缓慢的，也是需要坚守的。

书中没有男女之间的八卦，有的是主仆之间和朋友之间彼此影响、相互成就的一段美好。这份美好，韵味悠长，读时像是老朋友拉家常，读后，使人不由地想重读《追忆似水年华》。